

陈村 碎语

CHENCUN
SUIYU

存在

感觉与梦想

艺术与休闲

日常生活

陈村
著

上海辞书出版社

陈村
碎语
CHENCUN
SUIYU

上海辞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陈村碎语/陈村著.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3. 12
ISBN 7-5326-1441-7

I. 陈... II. 陈... III. 陈村—语录 IV.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17868 号

责任编辑 张良一

廖健华

封面设计 姜明

陈村碎语

世纪出版集团 出版、发行
上海辞书出版社

(上海陕西北路 457 号 邮政编码 200040)

上海江杨印刷装订厂印刷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14.75 插页 1 字数 368 000

2003 年 12 月第 1 版 200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 100

ISBN 7-5326-1441-7/I·47

定价: 26.00 元

序

一个人,假如不是孔子或尼采,偏要口吐那种一段段的话语,分明很可疑。遗憾的是,我也这样可疑起来。和伟大的先哲不同的是,我早先写好文章,从那里抽出一根肋骨当风车舞起来。这根肋骨能造化成夏娃吗,我一点不知道。

这些只言片语,与其说有什么深邃的思想,高尚的理念,感人的情节,不如说去当读者的靶子,用以激发他们思辨的情绪,获取超越“这家伙”的快乐。人活着,总要弄点话题想想,我的话就是各位的垫脚石了。垫脚石因有人踩它、咯了人家的脚而高兴,而取得存在的价值。

我奢望有一天,真有一值得一记的片语,日积月累地辑成一本好书。将自己削成一片片的,拼装在那书里,端上桌去,有一种活剐自己的痛快,这样才鲜。恰似北方的食客,面对一盘涮羊肉,有美如斯。而今还是从冰库中出来的东西,不那么刺激,不冒热气冷气,比较合乎大众的现代的胃口。

SPN 02/03

从来没有一个作者在序言中提醒读者,这是一个活人写出来的文字。现在我提醒诸位读者大人,我曾生活在你们的周围,看见了你们都看见的东西,和你们呼吸一样的空气。你们没有在大街上发现我的目光,现在,可以发现我的文字了。我用文字来爱这个世界,爱世界上的你和他。

最后,我感谢上海辞书出版社的张良一先生,若没有他两年来的不断叮咛,此书一定不会存在。感谢王雅军先生,不辞辛苦琐碎,代我从上千篇短文中初选章节。我愿自己日后能写出好文章来报答他们的错爱,报答读者朋友的错爱。

陈村

2003.11.24 夜

目 录

存在

山水自然	3
城市人	9
怀旧与时光	23
时尚与趣味	41
家庭	60
动物	74
世态	79
怀念乡村	95

感觉与梦想

爱和爱情	103
苦难与幸福	119

孤独与惆怅	125
痛苦与快乐	141
精神与情感	153
梦想	163
人啊人	175

艺术与休闲

音乐	193
戏剧影视	205
读书与学习	215
旅游	240
体育	248
电脑和网络	278
创作与批评	299
美感	316
望字生义	322
玩游戏	335

日常生活

生与死	353
男人女人	361
父母子女	380
青春	391
疾病与健康	398

目录

闲情.....	403
钱财.....	414
烟酒.....	421
性.....	429
写作.....	436
人我之间.....	447

存在

存在

感觉与梦想

艺术与休闲

日常生活

山水自然

清晨的水有雾。清晨的山蓝的。清晨的山红了。

大地上,那些离天近的地方,被我们称作山。矮一些的,称作丘陵。山,想必是大地在一次呼吸时的定格。想必大地也要舞蹈,也兴风作浪,于是有了高低。

孔子有两句不知所云的话: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山,分明是大地的不仁,仁者何以乐之?劣势民族总是往山上走,山为他们网开一面,这便是山的仁么?有山才有愚公,有愚公才有上帝的搬山的仁慈,这便是山的仁么?登山不易,由此想到做人之不易,由此对众生有所文化关怀,这便是山的仁么?

神如果不耐烦住在天上的话,也总是住在山上。这便是山的仁么?

山是无言的挑衅。看着山,人会有一种梦游般的冲动,想要上去,上到那个无路可走的最高处。之所以登山,人是想接近天吧。无论生

前还是死后，人总是向往头上的那个天。登山啊登山，自从造化出这种叫作人的生物，不知已过了多少万年，可是山还没被登完。那些被人们黄色兮兮地称作处女峰的山峰，高傲地静若处子地站着，俯瞰人类的喧哗与骚动。

到真正的山里去吧。

人不是注定一直要在城里的。他们的祖先并不在城里。等到有一天，交通工具各种用具更发达了，他们还会回到山里住的。

山总是粗糙的。需要一双好的鞋子，也许还要一根竹杖。山体笨重，老少无欺。沿前人的脚迹而上，山并不告诉你前面有什么。总有草和树，有时还有花。鸟在叫，松鼠在跳。汗会自然地流淌和蒸发。走累了可以在石头上坐下，石头干干净净的。听一听山里的风声，听听自己的心跳。泉水中抹一把脸，水又不管不顾地流了下去。水总是往下的，而人要上山。上山干什么呢？从前也许可以不必有一搭没一搭地上山，现在不同了。现在的人住到城里，目光短浅，心胸苦闷，山便是城市生活的最佳解毒剂，不为什么也要去爬一爬的。何况山有它的报答，站在最最高的那一块地方，可以释放周身的焦灼。远望，俯瞰。人可以大呼小叫，捶胸顿足，默然发呆。山也许赏你个回声，也许送一道佛光。无论登山者如何颠狂，大山的内心有足够的宽容和温柔，它是永远不会笑话我们的。

住在平原上的人们是何等的幸福。他们有道路，有河流和湖泊，有沃土。平原上的人因为幸福而变得太贱了，没有山，他们从湖里挖出石头，叶公好龙地去堆什么假山。他们居然到花盆里鱼缸里堆假山。可是，姑且不论真伪，这告诉我们，至少在人的心理上，山是不能没有的。

除了企图超凡出世的神职人员,没有人愿意自觉地住到高高的山上。要是没有山,我们会增加许多耕地,人类的交通更为便捷,风可以一马平川地吹遍大地。没有山,原先住在山里的人可以看得更远,每天多享受几小时阳光。山,不过是我们乐意悠然看见的东西,不过是我们乐意偶然爬一爬的东西罢了。山不是我们物质的需要。山适宜入画,入诗,入歌。由此来看,山只是我们精神和艺术的寄托。

已经没法可想了。我们人类生来就是和山一起的。没有我们的时候，山早已在那里了。这是我们的宿命。我们怎么能够想像，这地球，光秃秃地像个蛋一样。

和山一样,水也多姿多彩。最为奇妙的是,它是活物,有自己的形体声音气息色彩味道温度。有的水像汉子,有的水像少女。也许因为人们身体的绝大部分由水构成,看到水总唤起我们的亲切感。只有在水边,我们的心才是静的。我们走向海,要海水浸湿我们的双腿、身体,我们在海中游泳。阳光盖着大海也盖着我们。涛声悦耳。

啊,重重的晨雾,奔放的云,大有价值的星星,你们是何等自在啊!

草海的茅草黄了,秋山的枫叶红了,和或蓝或绿的高山湖泊作着对比。大自然的色彩组合,永远协调。

春风又吹起来了，把人吹得从骨头里生出一种舒舒服服的痒。而今，只有那春风是不可买卖的，所以不会消失和绝种，按时吹来，撩人心旌。

大千世界,我们什么都能抓住,就是抓不住风。是的,只有风是不

被抓住的。光也能被抓住，光用感光胶片去捕获。可见，没有比风更热爱自由的了，它从不受拘禁。

风无所不在，然而，无论我们有多少智慧，都无法向一个盲人说明什么是风。这比说明大象更难。风本是一种没有形状，没有颜色，没有气味，甚至也没什么质量的东西。对它，我们无法把握，只有感觉。

闭上眼睛，对风的感觉也就是对艺术的感觉。

要是没有风，我们怎么感觉到自己还是个活物呢？

雪要是融化了，就回到了水。依照人的逻辑，既然是水，不如干脆下雨。然而天偏要下雪。水是没有形状的，雪有它的图案。水没有颜色，雪是白色的。水可能是冷的，湿的，烫的，而雪总是冰冷的。雪的出现没有理由。它只是上帝的灵感吧，是上帝的艺术的冲动。雪是艺术化的水。

没有见过雪的人，大概很难成为艺术家。

还有永远不化的雪，堆积在高高的山头，让人们仰视。山由此显得神圣。也不知为什么，人们总觉得上帝是清凉的。也许，上帝的形，就是一个大大的雪人吧。

我并不留恋失去的那个白昼。在我的生活里，白昼总是夜晚的序幕。那过于清晰的事物很难唤起美感和联想。白昼是书写论文或交换股票的时机。白昼有一种对创造力的催眠效应。夜晚是生，白昼是活。

满天的星星高高地挂着，有那么几颗朝我眨着眼睛。是笑话我？是诱惑我？你们不是我的手所能够得着的，我看见就行了，总不成摘下你们来。你们孤寂吗？钉在这也是黑洞洞的高天，也是独自一个。

月亮可以作为神话的场景。神话中，月亮上有最先出走的女性——嫦娥，还有粗人吴刚，以及玉兔。还有一棵永远年轻的桂树。还有广寒宫，这名字听起来就很冷。还有地球人丢弃在那儿的月球车以及别的垃圾。月亮圆缺一回，在阴历是一个月，可惜阴历不时兴了。月蚀时，我们终于可以看到地球的影子。日食时，隔着月亮，我们看到太阳的金环。有一种食物叫月饼，在一个叫中秋节的日子登场，中国人不知已经吃了几百几千年。一年一度，月饼卖得还好。再也想不起月亮的用处了，可见，它实在是没什么用处。

那么，月亮就是艺术了。凡艺术都是没什么用的东西。月亮是给人看的，就像花一样。花开花落，月圆月缺。月是故乡明。我们总要和别人论一论，哪里的月亮最圆。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将明月和酒连在一起，这要大诗人才会想到，月亮真是天上的酒瓶，月光便是无尽的酒了。这么说，望月也就是饮酒了。把酒斟滔滔，光有酒依然不够，没有月亮竟是一种遗憾。

月亮总是挂在天上，人看着它经常是很淡漠的吧，等到喝了酒，就要向青天问一问了。有了月亮，人要做乘风归去的梦就有了依托，不然，空荡荡的天，飞向何方呢？月亮是我们幻想的跳板。

夏夜。仰望天空。

夏天的夜很短。楼下一阵阵传来青蛙的鼓噪。夜半，总有婴儿嘹亮的啼哭。四周的高楼，将我围在井里。我的视线缘墙面爬升，越过黑沉沉的轮廓线，遥望高深莫测的天宇。我还是更留恋小时候的那个天，多么透明，多么神秘，可容纳多少幻想。在蓝蓝的天空下，大地显得热烈和深沉。大自然总是那么美好。在万里星空下，心像自由的鸟儿，高高飞翔。

去海南，一别多年，当年采撷的红豆似乎更艳，蓬莱的宝石似乎更坚，而记忆中的椰子水更清，咖啡更香，菠萝蜜更甜。南海的水蓝得叫人心醉，海南的太阳比上海的更亮。最叫人惦念的还是岛上的新老居民们，和他们天经地义的梦想。

当我这个多余的人行船在漓江之上，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两岸青山翠竹层出不穷，脑中就一片空白。不想描述，也不想去画。画也有限得很，凝固得很。我的视线能越出画面，但越不出漓江。它流着一川好水，流得很不费力。人说“桂林山水甲天下，阳朔山水甲桂林”，这是看盆景的心态。地名像舞台的边框，限制了想像的延伸。

对山水的惦记，是对人类老家的惦记。

城市人

城市人很少去看天空。地上的事物太多，太可爱或太可怕了，无暇顾及高高的天。只要不是下雨下雪或者出一个大太阳，天空的存在对他们并无意义。天有什么用呢？地可以卖钱，天可以批租吗？

天上也实在没东西可看。城市的夜晚太亮了，星星就不见了。城市的人太多了，枪法太准了，鸟就不见了。没有鸟的天空，就像荒芜的戈壁，像寡淡的汤。

没有鸟了，就望望飞过城市上空的飞机吧。这人造的鸟，即便我奉命去讴歌，最多赞美它比较实惠，夸它好看是决说不出口的。它的形状古怪，声音刺耳，飞行的姿态僵硬，动辄还夺人性命。这可怜巴巴的飞行物，集丑陋之大成的飞行物，怎么可以和任何一种鸟相提并论呢？

世道和人的观念在渐渐转变，日后最贵的最可珍视的不再是廉价